

卷六

書名 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82100

科3017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草木百年新雨露

開復見天

亂離間

我曹堪欽

偽與真赤心當

是地煞威名逢

命閑閑水滸全

塞滄冥可托六尺孤能

義禮智天成浩然沛乎

詞曰人真陰陽二氣仁

金陵、興賢堂梓行

東原 羅貫中編輯

忠義水滸傳一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第一回

付笑談中

以詞起
以詞結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詞曰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忠義水滸傳

軍人都來詐作鎗棒教師百姓某因此特來進言陶謙乃仁人君子非好利忘
 來後庄上訪些酒食錢米義之輩尊父遇害乃張闔之惡非謙罪也且州縣之
 林冲並不假聲柴進曰人
 不可貌相休小覷他洪教
 師曰他敢與我比一套拳
 棒俺便說他是個真教師
 柴進曰且把酒來吃待月
 上來比試吃過了五七杯
 明月正上照見廳堂裡如
 同白晝柴進便教庄客取
 十面銀子來與公人曰相
 煩二位權把林教頭加開
 了但有事務却在我身上

民與明公何嘗殺之不祥望三思而行操怒曰公昔
 棄我而去今有何面目復來相見還是無理陶謙殺
 吾一家嘗嘗摘膽刺心以雪吾恨然則吾伯奢全家
 被殺又將向何人
 之則刺何人之公雖為陶謙遊說其如吾不聽何陳
 心以雪其恨耶
 宮辭出嘆曰吾亦無回日見陶謙也遂馳馬投陳留
 太守張邈去了為後文使呂布
 攻徐州張木且說操大軍所到之
 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此段亦在
 陳琳檄中陶謙在徐州聞曹
 操起軍報雙殺戮百姓仰天慟哭曰我獲罪於天致
 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急聚眾官商議曹豹曰曹兵
 既至豈有束手待死其願助使君破之陶謙只得引

公人見了銀子把柳問了
 柴進又取一錠銀來重二
 十五兩進曰二位比試贏
 的便將此銀拿去洪教頭
 要爭這銀子就把條棒使
 個旗鼓喚做把火燒天勢
 柴進曰請林教頭較量一
 棒林冲曰太官人休笑便
 橫着棒使個撥草尋蛇勢
 洪教頭便使棒蓋將來林
 冲望後一退那洪教頭趕
 入一步提一棒又復一棒
 林冲看見脚步亂了被林

兵出迎遠望操軍如鋪霜湧雪中軍豎起白旗二百
 大書報讐雪恨四字寫得如此聲勢讀書者至此為
 陶謙寒心又為徐州百姓寒心
 軍馬列成陣勢曹操縱馬出陣身穿縞素揚鞭大罵
 陶謙亦出馬於門旗下欠身施禮曰謙不欲結好明
 公故托張闔獲送不想賊心不改致有此事實不于
 陶謙之故望明公察之操大罵曰老匹夫殺吾父尚
 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夏侯惇應聲而出陶謙慌走
 入陣夏侯惇趕來曹豹挺鎗躍馬前來迎敵兩馬相
 交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兩軍皆亂各自收兵此
 時
 亦天之不欲絕徐州百姓也陶謙入城與眾計議曰曹兵勢大難
 敵吾當自縛往操營任其剖割以救徐州一郡百姓
 之命憂在百姓
 仁人之言未絕一人進前言曰府君久鎮徐

冲把棒打中洪教頭撲地
州人民感恩今曹兵雖眾未能即破我城府君與百
姓堅守勿出某雖不才願施小策教曹操死無葬身
之地眾人大驚便問計將安出正是
本為納交反成怨 那知絕處又逢生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一回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呂温侯濮陽破曹操

冲把棒打中洪教頭撲地
州人民感恩今曹兵雖眾未能即破我城府君與百
姓堅守勿出某雖不才願施小策教曹操死無葬身
之地眾人大驚便問計將安出正是
本為納交反成怨 那知絕處又逢生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一回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呂温侯濮陽破曹操

次目上加辭別柴進三人
投滄州交不時遂到城裡
經人州衙下了公文就帶
林冲恭見州尹州尹押了
公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
營內發兩個公人領了回
文回東京去了州幹送林
冲到牢城營內發在單身
房裡聽候有那一般的罪
人都來對林冲說道此間
管營差撥要人錢物若有
人情送與他時便不打你
一百殺威棒若是無錢將

曹操咬牙切齒秣馬厲兵觀者必以為此卷中
定然踏平徐州碎割陶謙矣不意虎頭蛇尾竟
自解圍而去所以然者操以死州為家無死州
則無家也顧家之情重遂使報父之情輕故乘
便賣固人情與劉備嗟夫天下豈有報父讐而
可以賣人情者乎孝子報讐不復顧身奈何顧
家而遂中止乎大史慈為母報德而終以克報
慈誠孝子也曹操為父報讐而竟不克報以操
非孝子故也
劉備之辭徐州為直辭耶為假辭耶若以為真
辭則劉璋之益州且奪之而陶謙之徐州反讓
之何也或曰辭之愈力則受之愈穩大英雄人

你監在土牢裡受苦林冲

往往有此算計人自不知耳

曰家兄指教一二眾人曰
官官的把五兩送他差撥
也把五兩便十分好了林
冲依說即取銀五兩送入
告曰差撥哥哥些少活禮
相送休嫌輕微差撥受了
曰這禮還是送與官官的
和俺的都在裡面林冲曰
這個只送你的另有十兩
跟子煩你送與官官差撥
笑曰林教頭我也聞你是
個好漢想是

人家世當豪管往洛陽買賣乘車而回路遇一美婦
人來求同載竺乃下車步行讓車與婦人坐婦人請
竺同載竺上車端坐目不邪視其實行及數里婦人
辭去臨別對竺曰我乃南方火德星君也離為中支
故火星化奉上帝敕往燒汝家感君相待以禮敬明
告君君可速歸搬出財物吾當夜來言訖不見心火
天火亦不為害然今之能為糜竺者幾人哉天火安能燒得許多也竺大驚飛奔到家
將家中所有疾忙搬出是晚果然廚中火起盡燒其
屋竺因此廣捨家財濟貧救苦後陶謙賜為別駕從
事夾敘糜竺一段閒情敘

獻計曰某願親往北

你久後必然發跡林冲曰

海郡來孔融起兵救換更得一人往青州田楷處求

皆願差撥照顧又取柴大

板若二處軍馬齊來操必徒兵矣謙徒之遂寫書二

官人的書札相煩將這兩

封問帳下誰人敢去青州求救一人應聲願往眾視

封書稟知管管差撥曰既

之乃廣陵人姓陳名登字元龍陶謙先打發陳元龍

有柴大官人的書信一錠

往青州去詔畧過青州一過下然後命糜竺齎書赴

銀子少刻聞管管來點你

北海自巳率眾守城以備攻擊却說北海孔融字文

時要打你一百棒你即便

舉魯國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孫泰山都尉孔宙之

說一路來害病我便與你

子自小聰明年十歲時往謁河南尹李膺閣人難之

支吾林冲曰多謝指教差

融曰我係李相通家及入見膺問曰汝祖與吾祖何

撥將銀併書去了林冲曰

親融曰昔孔子曾問禮于老子融與君豈非累世通

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

家今被刺投人者多為通膺大奇之少頃大中大

差撥將書并銀來見管管

備說林冲是個好漢又有



柴大官人書在此官管曰
 既是有書相薦須要着
 他便喚林冲來見官管曰
 你是新到犯人太祖舊制
 新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
 棒林冲告曰小人在路感
 昌風病未痊差撥曰此人
 有病乞賜伶妃管管曰權
 且寄下差撥自見今天王
 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
 林冲去替換管管押了帖
 文差撥領了引林冲來到
 天王堂交差撥曰教頭

必聰明融即應聲曰如君所言幼時必聰明者矣伯
 通人煒等皆笑曰此子長成必當代之偉器也自此
 得名後為中郎將累遷北海太守極好賓客今之寫
 拜客皆備多極者未必好客通家帖拜投門下矣在北海
 此孔融之所以不可及也高懷博今世無孔融我亦
 酒不空吾之愿也欲為通家帖拜投門下矣在北海
 六年甚得民心又次終孔融一段開文敘當日正與
 客坐人報徐州糜竺至融請不見問其求意竺出陶
 謙書言曹操攻圍甚急望明公垂救融曰吾與陶恭
 祖交厚子仲文親到此如何不去只是曹孟德與我
 無讐當先遣人送書解和如其不從然後起兵竺曰
 曹操倚城兵威決不肯和融教一面點兵一百差人
 送書正高議間忽報黃巾賊黨管亥部領羣寇數萬

便十分過全你看這天王
 堂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
 看別的囚徒從早做工到
 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沒
 人情的撥在土牢裏求生
 不生求死不死林冲曰謝
 得周全自此林冲只在天
 王堂內燒香掃地不覺光
 陰似箭早過了五十日差
 撥得錢亦不來拘管了忽
 一日林冲偶出營前開走
 聽得背後有人叫曰林武
 師如何却在這里林冲回

殺奔前來此數萬人矣孔融大驚急點本部人馬出
 城與賊迎戰管亥出馬曰吾知北海糧廩可借一萬
 石即便退兵不然打破城池老幼不留孔融叱曰吾
 乃大漢之臣守大漢之地豈有糧米與賊耶管亥大
 怒拍馬舞刀直取孔融將宗寶挺鎗出馬戰不數
 合被管亥一刀砍宗寶于馬下孔融兵大亂奔入城
 中管亥分兵四面圍城孔融心中鬱悶糜竺懷愁更
 不可言糜竺此時曰孔融登城遙望賊勢浩大倍
 添憂惱忽見城外一人挺鎗躍馬殺入賊陣左冲右
 突如入無人之境直到城下大叫開門此一人又突
 孔融不識其人不敢開門賊眾趕到壕邊那人回身
 連搦十數人下馬且見賊眾倒退融急命開門引入

頭看時認得是酒保李小二其人下馬棄鎗逕到城上拜見孔融問其姓名對
 二原在東京也了官司得日某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其名曰慈字子
 林冲救濟林冲曰小二哥其人則孝字子義老母重蒙恩顧其昨日遼東回家省親知賊寇城
 你如何也在這里小二便老母說屬受府君深恩汝當往救其故單馬而來
 拜曰自從得恩入救濟小為父報警太史孔融大喜原來孔融與太史慈雖未
 人投奔到滄州投個王公慈為母報德識面却曉得他是箇英雄因他遠出有老母在在離
 店店主便留小人做些酒城二十里之外融常使人遺以藥帛母感融德故特
 曹見小人勸護他就把個使慈來救好富而惠及其母固當得此報當下孔融重待太史慈贈
 女兒招我做女婿如今丈與衣田鞍馬慈曰某願借精兵一千出城殺賊融曰
 人丈母都死了夫妻權在若雖英勇然賊勢甚盛不可輕出慈曰老母感君厚
 營前開茶酒店因討酒錢德特遣慈來如不能解圍慈亦無顏見母矣的是孝
 過來遇見恩人恩人因何願決一死戰融曰吾聞劉玄德乃當世英雄若請得
 到此林冲曰我被高太尉

陷害刺配到此今救我管他來相救此圍自解只無人可使耳慈曰府君修書
 天王堂幸得交與你相會果當急往陳終方為問誰來救于孔融太史慈
 小二就請林冲到居裡喚又為孔融求救于劉備變幻之極融喜
 妻子出拜恩人曰我夫妻修書付慈慈攬甲上馬腰帶弓矢手持鐵鎗飽食嚴
 正無親眷今日恩人到此裝城門開處一騎飛出近壕城將碎眾來戰慈連搦
 便是天降俱有衣服拿來死數人透圍而出營亥知有人出城料必是請救兵
 替你盥洗就款待林冲酒的便自引數百騎趕來八面圍定慈倚住鎗插弓搭
 食至晚送回天王堂次日箭八面射之無不應弦落馬賊眾不敢來追英勇太
 又請曰此林冲得小二來更慈得脫星夜投平原來見劉玄德施禮罷具言孔
 往不時送茶湯來管與林北海被圍求救之事皇上書札玄德看畢問慈曰足
 中吃林冲見他兩口孝順下何人慈曰某太史慈東海之鄙人也眼孔融親非
 常把此銀兩與他做本任骨肉比非鄉黨特以氣誼相投有分憂共慮之意
 林冲衣服都是小二家贖今管多果亂北海被圍孤窮無告危在旦夕

洗忽一日有兩個人進小
二酒店坐下一個似軍官
打扮一個走卒模樣那個
軍官將銀一兩與小二曰
與我整一席酒願你去請
管甚差撥來此說話問你
時只說有人請商議事小
二到軍城裡請得二人到
店那官人和管甚差撥叙
了禮管官曰素未相識敢
問足下高姓那官人曰有
書在此少刻自知小二排
酒來相讓坐下飲了數杯

聞君仁義素著能救人危急故特令某冒鋒突圍前
來求救玄德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
亦語亦乃同雲長翼德點精兵三千往北海都進發
管望見救軍不到親自引兵迎敵因見玄德兵少
不以為意玄德與關張大史慈立馬陣前管甚差怒
直出大史慈那待向前雲長且出破黃巾賊却用一
木克直取管甚兩馬相交眾軍大喊量管甚怎敵得
雲長數十合之間青龍刀起管甚于馬下大史慈
張飛兩騎齊出雙鎗並舉殺入賊陣玄德驅兵掩殺
城上孔融望見大史慈與關張趕殺賊眾如虎入羊
羣縱橫莫當何字寫得便驅兵出城兩下夾攻大
敗管甚者無數餘黨潰散內謂孔融迎接

那人眼小二曰主人家我
自看伴當酒你休來我
等且說說話小二對
曰這兩個人來得不不尷尬
言語聲音是東京人物又
聽得差撥說高太尉三個
字這人却與林教頭有得
你且去關後聽他說甚話
妻子人去聽了一會出來
報曰那四個人交頭接耳
說話只見那軍官取出一
帕銀子遞與管營和差撥
只恐差撥這好友要結果

玄德入城敘禮畢大設筵宴慶賀又引糜竺來見玄
德具言張闓殺曹嵩之事今曹操縱兵大掠圍住徐
州特來求救玄德曰陶恭祖乃仁人君子不意受此
無辜之冤孔融曰公乃漢室宗親今曹操殘害百姓
倚強欺弱何不與融同往救之玄德曰備非敢推辭
奈兵微將寡恐難動孔融曰融之欲救陶恭祖雖
因舊誼亦為大義公豈獨無仗義之心耶傲儒玄德
曰既如此請文舉先行容備去公孫瓚處借三五千
人馬隨後便來融曰公切勿失信玄德曰公以備為
何如人也正與北海和世間聖人云自古皆有死人
無信不立劉備借得軍或借不得軍必然親至孔融
應允教糜竺先回徐州去報融便收拾起程大史慈

他性命正說之間裡面叫
將酒來小二急去換酒看
見管管手裡拿着一封書
四人又吃了幾巡酒了
酒錢管管差撥先去了次
後那兩個也去了沒多時
林冲入店裡曰小二哥連
日好買賣小二曰恩人請
坐小人正覓尋你有緊要
話說有詩為証

酒釀奸計害林

一線天教把信通

動地有情賣小二

暗中防護有奇功

第九回

豹子頭刺陸謙富安

林冲後五庄客向火

林冲問有甚麼要緊話說

小二請到裡面與林冲說

曰纔有兩個東京人在我

家請管管差撥吃了半日

酒差撥說出高太尉三個

字來小人心下疑惑又看

渾家去聽聽見差撥應聲

道都在我兩人身上好交

要結果了他那兩個把一

拜謝曰慈奉母命前來相助今幸無虞有揚州刺史
劉繇與慈同郡有書來喚不敢不去空圖再見繇以

金帛相酬慈不肯受而歸何不留之其母見之喜曰

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子是好子遂追慈往揚州夫

子為後不說孔融起兵且說玄德被北海來見公孫

瓚真說欲救徐州之事瓚曰曹操與君無讐何苦替

人出力玄德曰備已許人不敢失信瓚曰吾借與君

馬步軍二千玄德曰更望借趙子龍一行未嘗須臾

瓚許之玄德遂與關張引本部三千人為前部子龍

引二千軍隨後往徐州來却說糜竺回報陶謙言北

海之請得劉玄德來助陳元龍也回報青州出稽欣

然領兵來救一退黃敘陶謙心安原來孔融田楷

兩路軍馬懼怕曹兵勢甚遠遠依山下寨未敢進

曹操見兩路軍到亦分了軍勢不敢向前攻城却說

劉玄德軍到見孔融曰曹兵勢大操又善于用兵

未可輕戰且觀其動靜然後進兵玄德曰但恐城中

無糧難以持久備今雲長子龍領軍四千在公部下

相助倘與張飛殺奔曹營巡投徐州去見關使君商

議畢竟玄德英雄融大喜會合田楷為犄角之勢雲長子龍

領兵兩邊接應是日玄德張飛引一千八馬殺入曹

兵寨邊正行之間寨內一聲鼓響馬軍步軍如潮似

浪推將出來當頭一員大將乃是于禁勒馬大叫何

處狂徒往那里去張飛見了更不打話直取于禁兩

馬相交戰到數合玄德掣雙股劍麾兵大進于禁敗

走

帕銀子並一封書與管管走張飛當面追殺直到徐州城下城上望見紅旗白
 差撥收訖纔出店去林冲平大書平原劉玄德陶謙急令開門玄德入城陶謙
 曰那兩人生得甚麼模樣接着共到府衙禮畢設宴相待一辭勞軍陶謙見玄
 小二曰那官人五短身材德儀表軒昂語言豁達心中大喜便命糜竺取徐州
 白面微鬚約有三十餘歲牌印讓與玄德陶謙一讓徐州玄德愕然曰公何意也謙
 那跟的也不長大紫臉面曰今天下擾亂王綱不振公乃漢室宗親正宜力扶
 皮林冲驚曰這三十歲的社稷老夫年邁無能情願將徐州相讓公勿推辭謙
 正是陸虞侯黃侯官那賊
 還敢來這裡害我若攆着當日寫表文申奏朝廷玄德離席再拜曰劉備離漢
 我教這厮骨肉爲泥林冲朝苗裔功微德薄爲平原相猶恐不稱職今爲大義
 便去買了一把解腕尖刀故來相助公出此言真非疑劉備有吞併之心即若
 前行後巷片地裡去尋小與此念皇天不佑謙曰此老夫之實情也再三相讓
 二夫妻嚇出一身冷汗玄德那里肯受真即糜竺進曰今兵臨城下且當商

日林冲又去滄州城裡城議退敵之策待事平之日再當相讓可也玄德曰備
 外尋了一日都沒動靜林當遣書與曹操勸令解和操若不從斷殺未遲于是
 冲又來與小二曰今日又傳檄三寨且按兵不動遣人齎書以達曹操却說曹
 及事小二曰恩人只是仔操正在軍中與諸將議事人報徐州有戰書到操折
 細防他林冲自回天王堂而觀之乃劉備書也書曰
 去過了五日管營教喚林備自關外得拜君顏嗣後天各一方不及趨侍向
 冲到點視廳上管營曰你者尊父曹侯實因張闔不仁以致被害非陶恭祖
 來這裡許多時柴大官人之罪也目今黃中遺孽擾亂于外董卓餘孽盤踞
 面情不曾擡舉得你東門干內願明公先朝廷之急而後私讐徹徐州之兵
 十五里有座大軍草料場以救國難則徐州幸甚天下幸甚書
 每月但是納草料的都有曹操有書大罵劉備何人敢以書來勸我且中間有
 常例錢取今是一個老軍譏諷之意命斬來使一面竭力攻城郭嘉諫曰劉備
 看管你去喚他來守天王

堂林冲應了暗來與小二遠來救援先禮後兵主公當用好言答之以慢備心
說今日營營撥我大軍草然後進兵攻城城可破也操從其言款留來使候殺
抄場營軍是甚主意小二回書正商議問忽流星馬飛報禍事今人測摸操問
曰恩人休要疑心保得沒其故報說呂布已襲破兗州進豫濮陽真是音
事便好只是離小人家遠呂布曰董卓之亂逃出武關去投袁術術怪呂布
待過幾日來看恩人便反覆不定拒而不納投袁紹紹納之與布共破張瓚
排酒與林冲吃了相別而去林冲和差撥投草場來千常山布自以為得志傲慢袁紹手下將士紹欲殺
正是嚴寒天氣朔風凜烈之布乃去披張揚揚納之時龐舒在長安城中私藏
紛紛下一天大雪二人到呂布妻小送還呂布李催郭汜知之遂斬龐舒寫書
草場外看時四圍黃土牆與張揚殺呂布布因棄張揚去投張邈呂布出關
七八間草房做着倉廩四此恰好張邈弟張超引陳宮來見張邈官說邈曰今
下里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君以千里之家而反受制于人

不亦鄙乎今曹操征兗州空虛而呂布乃當世勇
士若與之共取兗州伯業可圖也操人張邈大喜便
今日布破兗州隨據濮陽止有鄆城東阿范縣二
處彼荀彧程昱設計死守得全內得而其餘俱破曹
仁屢戰皆不能勝特此告急不是劉備必胸謙却是
而救二謙仍可操聞報大驚曰兗州有失使吾無家
可歸矣不可不亟圖之欲報父仇奈郭居曰主公正
好賣箇人情與劉備退軍去復存報何事可操
然之即時答書與劉備拔寨退兵前寫曹不
且說來使回徐州入城見臨謙書意却作如此
札言曹兵已退謙大喜差人請孔融出指雲長子龍
等赴城大會果軍齊起必謂有一場大戰矣飲宴既

座草廩只見那老軍在裡
面向火差撥曰營營差這
個林冲換你去守天王堂
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
鎗匙引着林中分付曰會
取內自有官司到討這幾
堆草自有收買你替買酒
吃時拿這個大葫蘆東去
五里便有市井老軍和差
撥回營裡來却說林冲安
下行李看那四下里都崩
壞了自思曰這屋如何過
得一冬待雪晴了叫泥水

其長子其日

匠來修理在土坑過向了畢謙廷立德于上座拱手對眾曰老夫年邁二子不
一回人覺得身上寒冷尋才不堪國家重任劉公乃帝室之胃德廣才高可領
恩洽總老更說五里路外徐州老夫情愿乞開養病陶恭祖二立德曰孔文舉
有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吃便把花鎗排了酒葫蘆
出來信步投東不上半里路看見一所百願林冲拜
曰願神明保佑收日水燒祇却又行一里見一簇店
家林中逕到店裡問本日客人那里來林冲曰你不
認得也個葫蘆店家曰這是我草場軍的既是天奇
我而去我死不瞑目矣雲長曰既承陶公相讓况且

亦此請坐先待一席以作接風之禮林冲吃了一回却買了一腿牛肉一葫蘆酒把花鎗挽了便回已晚奔到草場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然庇護恩臣義士這場大雪救了林冲性命那兩間草場已被雪壓倒了放下花鎗撇開破篋入去看時火種都是雪水浸滅了去床上拿了絮被出來見天色黑了急急去古廟裡坐到天明却做有身無謀不足慮也故且安營下寨再作商議呂布

惟領州事張飛曰又不是我強要他的州郡他好意思相讓何必苦苦推辭得惡立德曰汝等欲陷我于不義耶陶謙推讓再三立德曰是不受前此陶謙曰如玄德必不肯從此間近邑名曰小沛足可重軍請立德暫駐軍此邑以保徐州何如眾皆勸立德留小沛立德從之陶謙勞軍已畢趙雲辭去立德執手揮淚而別孔融田楷亦各相別引軍自回立德與關張引本部軍來至小沛修葺城垣撫諭居民高祖起子沛立德亦居小沛高祖起子沛立德亦居小沛

理會將被捲下挑着酒葫
蘆煎牛肉到廟裡把門掩
上並無鄰舍又沒廟祝林
冲將酒肉放在香桌上把
葫蘆冷酒來吃只聽得外
面兵兵必劍爆响林冲出
門外看時草場裡火起便
人去拿鎗出門聽得前面
有人說話來林冲伏在廟
理聽時是三個脚步响直
投廟裡來推門輩被林冲
罪佳了三人立住廟管下
看人一個說道這討奸度

知曹操回兵已過滕縣召副將薛蘭李封曰吾欲用
汝二人久矣汝可引軍一萬堅守兗州親自率兵前
去破曹二人應諾陳宮急入見曰將軍棄兗州欲何
往乎布曰吾欲屯兵濮陽以成鼎足之勢宮曰差矣
薛蘭必守兗州不往其有先見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泰
山路險可依精兵萬人被曹兵聞失兗州必然倍
道而進待其過半一擊可擒也此是妙策布曰吾屯濮陽
別有良謀汝豈知之遂不用陳宮之言而用薛蘭守
兗州而行曹操兵行至泰山險路郭嘉曰且不可進
恐此處有伏兵陳宮之言郭嘉暗指若者曹操笑曰吾布無謀之
國故教薛蘭守兗州自往濮陽安得此處有埋伏耶
言布不聽陳宮之言效曹仁領一軍圍兗州吾進兵

一個應日端的虧管營差
撥用心一個說四下草堆
放起火來却走那里去便
逃得性命燒了草場也該
死罪林冲聽得那人正是
陸謙富宋和差撥林冲暗
想大可怜我若不是倒了
草廳准定燒死了輕輕開
扇門挺花鎗喝一聲發賊
那里去三人太驚被林冲
一鎗元截倒差撥陸謙叫
聲饒命富安正走被林冲
赶上後心一鎗刺死陸謙

僕陽速攻呂布陳宮聞曹兵至近乃一計曰公曹一
遠來疲困利在速戰不可養成氣力布曰吾匹馬十
楨天下何愁曹操待其下寨吾自擒之却說曹操兵
近濮陽下住寨脚次日引眾將出陳兵于野操立馬
于門旗下遙望呂布兵到陣圓處呂布當先出馬兩
邊擺開八員健將第一箇馬門馬邑人姓張名遼字
文遠第二箇泰山華陰人姓城名霸字宣高兩將又
各引六員健將郝萌曹性成廉魏續宋憲侯成布軍
五萬鼓聲大震操指呂布而言曰吾與汝自來無讐
何得奪吾州郡布曰漢家城池諸人有分偏爾合得
却無理語說來便是有理便叫臧霸出馬搦戰曹軍內樂進出
迎兩馬相交雙鎗齊舉戰到三十餘合勝負不分夏

要走被林冲劈腦擒首在侯停拍馬使出助戰呂布陣上張遼截住斬殺得地啞生胸脯取出尖刀使去陸謙臉面悶着舉曰賊我目和你無仇你如何這等害我陸謙曰不干小事事大尉差遣不得來林冲罵曰奸賊我和你自幼相交今日又來害我還說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把陸謙心窩裡一刀取出心肝差發正扒起來要走被林冲按住一刀砍下頭來把陸謙富安

下
撥高順并魏續侯成引兵往守西寨却說曹操于黃何布曰他今日輸了一陣如何敢來官曰曹操是極能用兵之人須防他攻我不備于之謀陳官布乃勞軍陳官曰西寨是箇要緊去處倘或曹操襲之奈選馬步二萬人連夜從小路進發却說呂布于寨中策謀從其言帶曹洪李興毛玠呂虔于禁典韋六將走必不進備可引兵擊之若得寨布軍必懼此為上

來將三個頭影結在一處昏時分引軍至西寨四面突入寨兵不能抵擋四散奔走曹操奪了寨將及四更高順方引軍到殺將入盧冷酒都吃了提鎗便出廟門投東去行不三里只見近村人家都來救火林冲曰你們快去救火我去報官府知道脫身而去有詩為証

酒灑巖巖霧氣昏空中
祥瑞降紛紛須臾四野
難分路項刻千山不見
痕銀世界金乾坤望中
院院接昆崙若還不到
脫大叫誰人救我馬軍隊裡一將踢出乃典韋也手

禁樂進雙戟呂布不住操望北而行山後一彪軍出左有張遼右有臧霸操使呂虔曹洪戰之不利操望西而走忽又喊聲大震一彪軍至郝萌曹性成廉宋憲四將攔住去路殺得好看陳官兵法頗妙眾將死戰操當先衝陣椰子響處箭如驟雨射將來操不能前進無計可

三更後彷彿填平玉帝擬雙鐵戟大叫主公勿憂飛身下馬插住雙戟取短

林冲走到三更離草場已遠見前面疎林內二間草

屋破壁縫裡透出火光林冲投草屋來推開門見中

明坐着一個老生客周圍坐着四個後生在那裡向

火林冲向前叫曰眾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管差使人

被雪打濕了衣裳借火烘一烘庄客曰你自烘便了

林冲烘身上濕衣畧乾見各欲迎生正是

歸寨看看天色傍晚背後喊聲起處呂布驟馬提戟

趕來大叫操賊休走此時人困馬乏大家面面相觀

誰能暫把重圍脫 只怕難當勁敵追

不知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讓徐州 曹孟德大戰呂布

糜竺家中之火天火也漢陽城中之火人火亦

天火也糜竺知燒而避其燒天所以全君子也

曹操不知燒而亦不死於燒天所以留好雄是

全君子是天理留好雄是天數曹操既據兗州

且將北取冀安得不東取徐是徐州固操所必

爭也今雖暫舍之而去其志豈能須臾忘徐州

哉立德雖受陶謙之讓吾知終其其有弱

燒了眾庄客跳起來被林冲把鎗桿亂打一頓一頓

將鎗挑起火柴頭望那老

庄客臉上一挑那鬚鬚都

這里林冲怒目道這厮無理



個都跑了林冲曰且把酒

來吃盡拖鎗出門走了一

里路朔風一刮隨着山澗

邊倒了當下衆生客引二

十餘人拖鎗拽棒趕來只

見林冲醉倒在雪地裡衆

庄客向前解縛解送庄院

來五更時分把林冲解到

那個去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朱貴水亭施藥前

林冲雪夜上梁山

白雲寺詩

荀文若曰河濟之地昔之關中河內也是隱然

以高祖光武之所為教曹操矣待其後自加九

錫而忘其不臣豈始既教之而後復惡之耶彼

公稱文若為聖人吾未敢信

呂布一聽陳宮之言而輒勝一不聽陳宮之言

而輒敗宮誠智矣然曰民之叛乃宮教之也何

也先啓其機也若在老手只須自用一人假作

因使不必使田氏知之

曹操正慌走間正南上一彪軍到乃夏侯惇引軍來

救援截住呂布大戰關到黃昏時分自昨夜黃昏時

一場大戰昏昏不好大雨如注自引軍分散操回寨重營典

軍加為領軍都尉却說呂布到寨與陳宮商議官曰

天下雲愁掀翻銀海

散亂珠箔六山可花

飛滾滾平壤了山中

印整晴虎狂素不

猖獗擊斷珍珠素玉

龍酣戰金甲濤天飄

落誰念萬里關前征

夫僵立編帶沾旗脚

色映戈矛光搖劍影

殺氣橫殘慕魏虎豪

雄徧裡驍勇共與談

兵負須拼一醉百取

碧空寥落

漢陽城中有富戶田氏家僮千百為一郡之巨

合彼密使人往操寨山下書言呂溫侯殘暴不仁民

心太惡受呂布之欺果今欲移兵黎陽止有高順在

城內可連夜進兵我為內應不想後操若來誘之

入城四門放火外設伏兵曹操雖有經天緯地之才

到此安能得脫也呂布從其計密諭田氏使人運到

操寨操因新敗正在躊躇忽報田氏人到上士家書

云呂布已往黎陽城中空虛萬望速來當為內應城

上插白旗大書曹操便是暗號前日曹操在徐州城

中以白旗行許操大喜曰天使吾得漢場也軍曹來

人一面收拾起兵劉曄曰布雖無謀陳宮多計只恐

其中有詐不可不防明公欲去當分三軍為三隊兩

那說林冲醉倒在雪地里
被眾庄客向前擡薄筴接
屯院來壓重出白大官人
未起眾人把林冲弄在門
樓下看看天明林冲酒醒
大叫甚人甲我在這里那
被火燒的老庄客救與上
客只顧打弄大官人起來
林冲被打拉拽不得只見
一個官人出來問曰你個
打甚麼人眾庄客答曰昨
夜捉得一個賊那官人近
前有時記得是林冲慌忙

隊伏城外接應一隊入城方可
從其言分軍三隊來圍城下操先往觀之見城
上遍懸旗幡西門角有一義字曰旗
出戰前雷侯成後軍高順操即使典章出馬直取侯
成侯成抵敵不過回馬望城中走草趕到吊橋邊高
順亦擱當不住都退入城中去了數內有軍人乘勢
混過陣來見操說是田氏之使呈上密書約云今夜
初更時分與前兩番黃城上鳴鑼為號便可進兵某
高獻可操撥夏侯惇引軍在左曹洪引軍在右自己
引夏侯淵李典樂進典章四將率兵入城李典曰主
公且在城外安寨某先入城去
典亦是操喝曰我不

喝退庄客親自解下問道
教頭緣何被弟在這里眾
庄客看見一齊走了林冲
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柴進
便叫太官人救我柴進邀
到裡面坐下問曰教頭因
甚到此林冲把燒草場之
事說了一遍柴進曰兄長
如此命蹇這是小弟東京
且在幾日再做商議教取
衣服與林冲換了安掛酒
食相待自此林冲只在柴
進庄上住了六七日都說

目往誰言向前遂當先領共直入時初更月光未
上將寫火光之明先寫月光之暗以形之
貞昏有而今寫初更無月林中偏有此開筆
聽得西門上吹簫聲聲喊聲忽起門上人把燈亂城
門大開吊橋放落曹操爭先拍馬而入直到州衙路
上不見一人操知是詐忙撥回馬大叫退兵州衙中
一聲袍響四門烈火轟天而起金鼓齊鳴喊聲如江
翻海沸東巷內轉出張遼西巷內轉出臧霸又次
掩殺操走北門道有轉出郝萌曹性又殺一陣操急
走南門高順侯成攔住典章怒目咬牙衝殺出云高
順侯成倒走出城
橋回頭不見了曹操翻身復殺入城來門下撞着李
典典章問主公何在典曰吾亦尋不見某曰汝在城

打獵林冲行了數日看看舉一人可為公輔係北海人姓孫名乾字公祐此人
 天晚望見寨前一個酒店可使為從事又謂糜竺曰劉公當世人傑汝當善事
 林冲入店坐下叫酒保打之玄德終是推托陶謙以手指心而死陶恭祖三議徐州其各
 酒來酒保鋪下飲食林冲日謙其字曰恭其人則眾軍舉哀畢即捧牌印交送
 吃了三四碗酒問酒保曰玄德玄德固辭次日徐州百姓擁擠府前哭拜曰劉
 去梁山泊還有多少路酒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民心悅服如
 保曰此去只有數里都是平日關張二公亦再三相勸玄德乃許權領徐州事
 水路若要去時須用船去使孫乾糜竺為輔陳登為幕官盡取小沛軍馬入城
 林冲曰你與我覓隻船去出榜安民一面安排喪事玄德與大小軍士盡皆挂
 酒保曰這般大雪天氣已孝僕陽城外有假姓孝徐州城中大設祭奠祭畢葬
 晚那里去討船林冲想起有真挂孝一假真前後照提操在郵城
 在京做教頭禁軍中每日于黃河之源將陶謙遺表申奏朝廷應前
 送說吃酒誰想今日在這知陶謙已死劉玄德領徐州牧大怒曰我雙杵報汝

禮受此寂寞便問酒保借不費半箭之功 得徐州真是吾必先殺劉備後戮
 筆硯來却在粉壁上題四句七言詩去

仗義林冲最樸忠
 馳名到處最英雄
 身孤恰似浮萍梗
 他年得志鎮山東

林冲題罷叫再取酒來正飲間只見一個大漢從裡
 面走出來把林冲指腰揪住叫道好大膽你在滄州
 做下逃天大罪見今官府出三千貫賞錢捉你林冲

謙屍以雪先君之怨即傳號令起日起兵去打徐州
 前番賣箇人情此荀彧入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
 時不肯做人情矣荀或入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
 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正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
 堅守故雖有困終濟大業明公本首事兗州河濟乃
 天下之要地是亦背之關中河內也文君此時已將高祖光武望曹
 操矣有後日九錫之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則不足用
 加而反有所不滿中少留兵則臣布虛寇之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得
 明公安所歸乎今陶謙雖死已有劉備守之徐州之
 民既已服備必助備死戰明公棄兗州而取徐州是
 棄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也願乾思之
 藥石之言操曰今歲荒乏糧軍士坐守于此終非良



日我姓張那漢子笑曰見策或曰不知東畧陳地使軍就食汝南潁州黃巾餘黨何儀黃邵等劫掠州郡多有金帛糧食此等賊徒有金即如何賴得過林冲曰你真個要拿我漢子笑曰我拿你做甚麼你跟我進裡面說話林冲跟到水亭上點起燈來坐下那漢問曰我聽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做甚麼那里是強人山寨你問何故林冲曰實不相瞞如今官司追捕得緊無處安身去投山寨人夥那漢曰必有人驚嚇

引軍來陣圍處一將步行出戰頭裹黃巾身披綠袄手提鐵棒大叫我乃截天夜叉何曼也確是強盜與我廝鬪曹洪見了大喝一聲飛身下馬提刀步出

林冲曰滄州橫海郡柴大官人舉薦那漢曰柴大官人與山寨大王交厚常有書信來往原來王倫當初與杜廷接弄味進庄上住了幾時臨行又送銀兩因此有恩林冲問曰願求大名那漢答曰小人姓朱名貴原是沂州沂水縣入江湖人稱小弟做旱地忽律此開店為名專採往來客商有財帛者便去山寨報知孤單客人放他過去右

雨下向陣前斃殺四五十合勝負不分曹洪詐敗而走何曼起來洪用拖刀背砍計轉身一蹶砍中何曼再復一刀殺死殺得李典乘勢飛馬直入賊陣黃邵不及隄備被李典生擒活捉過來曹兵掩殺賊眾奪其金帛糧食無數意正欲得此耳何儀勢孤引數百騎奔走葛陂正行之間山背後撞出一軍為頭一箇壯士身長八尺腰大十圍手提大刀截住去路橫閃出此壯士何儀挺鎗出迎只一合被那壯士活挾過去餘眾皆下馬受縛被壯士盡驅入葛陂塢中如驍却說典尋道襲何儀到葛陂壯士引軍迎住典曰汝亦黃巾賊耶壯士曰黃巾數百騎盡被我擒在場內其

財帛者輕則藥酒麻翻重曹大怒挺雙戟向前來戰兩箇從辰至午不分勝負則登時結果纔見兄弟問曹梁山泊路頭因此不動手次後見寫大名來我常聞人說兄長英雄不期今日得會林冲曰如何能勾得船來渡過去朱貴曰見長放心暫宿一宵五更却來請兩人各自去歇息了五更時分朱貴斟林冲起來款待酒食了朱貴取了一枝响箭看着對面射去少刻見蘆葦泊裡三五個嘍

囉搖着一隻船過來逕到鄉貫姓名曹操得英雄壯士曰我乃譙國譙縣人也

水亭下朱貴引林冲下船心俱用此法姓許名褚字仲康向遭寇亂聚宗族數百人築堅壁

嘍囉把船搖開望金沙灘于塢中以禦之一日寇至吾令眾人多取石子往備

來林冲看時見那梁山泊吾親自飛石擊之無不中者典章飛戟許褚飛

果然是個陷人去處但見退去又一日寇至塢中無糧遂與賊和約以耕牛換

山排巨浪水接遙天亂米米已送到賊驅牛至塢外牛皆奔走回還被我雙

蘆擗萬萬隊刀鎗怪樹手擊三牛尾倒行百餘步真賊大驚不敢取牛而

列于千層劍戟濛邊鹿走因此保守此處無事此人生平須用操曰吾聞大

角俱將骸骨攢成寨內名从矣還肯降否褚曰固所願也遂招引宗族數百

碗瓢盡是骷髏做就刺人俱降操拜許褚為都尉賞勞甚厚隨將何儀黃邵

下人皮蒙獸鼓截來頭斬訖細汝類悉平曹操班師曹仁夏侯惇接見言近

髮作僵繩阻當官軍有無限斷頭卷陌遮欄益日細作報說兗州薛蘭李封軍士皆出擄掠城邑空



賊是許多絕徑林檎瑞虛可引得勝之兵攻之一鼓可下操遂引軍進奔
 那石疊疊如山苦竹鎗州薛蘭李封出其不意只得引其出城迎戰許褚曰
 森森似雨斷金亭上浮某愿取此一人以為寶見之禮典章已見本專換人
 雲起聚義廳前殺氣生此處專寫許褚大喜遂令出戰李封仗回戰向前來迎交馬兩合許褚
 當時小嘍囉把船捕到岸斬封于馬下薛蘭急走回陣吊橋邊李典攔住薛蘭
 邊宋貴同林冲上崖嘍囉不敢回城引軍投地野而去却被呂虔飛馬趕來一
 皆了包裹兩個上山紫來果不出帥箭射于馬下官所料軍皆潰散曹操復得兗州程
 林冲看兩岸邊都是合抱豈便請進兵的大樹半山一座斷金亭許褚典章為先鋒夏侯惇
 子再走上來見座大關關夏侯淵為左軍李典樂進為右軍操自領中軍于禁
 上擺着鎗刀已督四邊都呂虔為合後兵至濮陽呂布欲自將出迎陳宮諫不
 是擡木砲石兩邊擺着隊可出戰待眾將聚會後方可呂布曰吾怕誰來遂不
 伍旗號又過兩徑關隘方聽宮言引兵出陣橫戟大罵許褚便出關二十合不

統到寨門口看見四面高分勝負操曰呂布非一人可勝便差典章助戰而將
 山三關雄壯圍圍圍定中夾攻左邊夏侯惇右邊李典樂進營到六員
 間一片平地方員三五百將共攻呂布此可云六布遮攔不住撥馬回城城上
 里靠着山月纔是正門兩田氏見布敗回急令人挑起吊橋布大叫開門曰氏
 邊都是耳房朱貴引着林曰吾已降曹將軍矣誰知弄假布大馬引軍奔定陶
 冲來到聚義廳上中間坐而去陳宮急開東門保護呂布老小出城不知此時
 着曰衣秀士王倫下手坐操遂得濮陽恕田氏舊日之罪劉曄曰呂布乃猛虎
 着杜迂右手坐着宋萬宋也今日困乏不可少容操令劉曄等守濮陽自己引
 貴道這位是東京八十萬軍趕至定陶時呂布與張邈張超盡在城中高順張
 禁軍教頭姓林各冲曰被遠滅霸侯成巡海打糧未回巡海打糧與操軍至定
 高太尉哨害刺配滄州又陶連曰不戰引軍退四十里下寨正值濟郡麥熟操
 被火燒大軍草料場殺死三人迫走在柴大官人家即令軍割麥為食布軍打糧未回操軍割麥為食
 三人迫走在柴大官人家食都照應前文為荒乏之慮細作

今有書來舉薦入夥林冲報知呂布布引軍趕來將近操寨見左邊一望林木
取書遞上三人拆開看了茂盛恐有伏兵而回操知呂軍回去乃謂諸將曰布
便請林冲坐第四位朱貴
坐第五位一而叫小嘍囉
取酒來把了三巡王倫問
柴大官人近日無恙林冲
答曰每日只在郊外獵較
暢情王倫動問了一回默
然尋思我是秀才因忿氣
合着杜廷宋萬聚集許多
人馬我又沒十分本事如
今添了這個人也是禁軍
教頭倘若識破不便不若
聲大震正自疑惑不定忽然寨後一彪軍出呂布縱
旗驅兵大進四面放火竟無一人欲投寨中却聞鼓
計不可輕敵曹操詭計又布曰吾用火攻可破伏兵
乃留陳宮高順守城布次日引大軍來遙見林中有
精兵多伏堤中却說呂布回報陳宮宮曰操多詭
擄來男女在寨吶喊打糧割麥又擄林中男女民生
此時亦大困矣恐凶年又相尋
可擒矣于是止留鼓手五十人于寨中搗鼓將村中
明日呂布必來燒林呂布心腸早堤中軍斷其後布
處假旗却及甚多寨西一帶長堤無水可盡伏精兵
白旗只得一百比
疑林中有伏兵耳可多插旌旗于林中以疑之前義
字假

推却事故發付下山去便馬趕來砲響處堤內伏兵盡出夏侯惇夏侯淵許褚
了一面安排酒食王倫叫
嘍囉托出十兩白銀兩疋
紵絲王倫曰柴大官人舉
薦教頭來散寨爭奈小寨
糧少人力寡消恐慢足下
畧奉蒞禮別尋大寨切勿
見怪林冲曰小人千里而
來馮柴大官人面皮迎接
大寨望賜收錄王倫曰我
這裏是小去處如何安得
你休怪休怪朱貴諫曰山
寨糧少近村遠鎮可以去

典韋李典樂進驃馬殺來呂布料敵不過落荒而走
從將成廉被樂進一箭射死布軍三停去了二停敗
卒回報陳宮宮曰空城難不若去遂與高順保
着呂布老少棄定陶而走處處寫呂布若老小蓋因曹
操將得勝之兵殺入城中勢如劈竹張超自縊張邈
投袁術去了山東一境盡曹操所得安民修城不在
話下却說呂布正走逢諸將皆回打糧陳宮亦已尋
着布曰吾軍雖少尚可破曹遂再引軍來正是
兵家勝敗真常事 捲甲重來未可知
不知呂布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借這位是柴太官人舉薦
如何不受杜廷宋萬都勸

曰未太官人面上可以容

他方見我們重義王倫曰

他在滄州雖犯大罪却不知

心腹何如更有投各狀

來方可准信林冲曰乞紙

筆來便寫朱貴與日教與

錯了但是好漢人賤得下

山去殺個人把頭獻納他

便無疑這個謂之投各狀

林冲曰這事不難下山去

等只見無人過王倫曰限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七

聖嘆外書

第十三回

李催郭汜大交兵

楊奉董承雙救駕

茂苑毛宗崗序如氏評

王允以婦人行反間楊彪亦以婦人行反間同

一問也允用之而亂稍平彪用之而亂益甚何

也蓋呂布聽允而為允所用郭汜則未嘗聽彪

而不為彪所用也縱使汜能殺催猶以董卓殺

董卓耳催與汜是一董卓也一董卓死而一董

卓愈橫會何救於漢室哉況一人合而離離而

復合離而天子公卿受其毒合而天子公卿亦